溫柔敦厚 陽新聲

評介白靈的白話詩集「後裔」

蕭青

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臺，詩壇重新振作，在民國五十二年到六十三年間，達到了第一個創作大豐收時期。彼時第一代的詩人尚未停筆，第二代的詩人精力充沛，就連第三代的詩人也勇猛崛起，大有羣雄對峙，互爭長短的味道。在那段時間裏，由於許多詩人求變心切，做了不少失敗的實驗，弄得不單報紙拒登新詩，就連支持新詩的雜誌也頓時銳減。然發表園地的欠缺，並不能阻止詩人努力創作的熱忱。詩人自費出版的詩集詩刊，仍然不斷發行，慢慢的，終於提供了許多精彩的實驗及優秀的創作。

由於詩人們的持續努力和不停的修正，漸漸的，所創作出來的白話詩，開始爲大衆所接受。報紙終於又恢復了登詩的傳統，雜誌也把

新詩列入編輯計劃之中，詩刊依舊在那裏前仆後繼的出版。可是第一代的詩人幾乎全部停筆不寫了；第二代的詩人也大部份走上創作「高原」，不是詩作減產，便是封筆改行。第三代的詩人，在社會結構急速改變，小說突呈空前繁榮以及批評界過份強調「理論批評」的風氣之下，顯得有點步伐零亂，弄得許多人都無法專心埋首創作，能够持續不斷發表作品且多方探索的，竟漸漸減少。詩的發表園地雖然增加，但整個說來，却有退居到小說甚至於理論之下的趨勢。就在這樣一個詩創作落入低潮的氣氛下，第四代的詩人們，一一出現了。

所謂第四代的詩人，大部份都出生在民國四十年以後，其中有些人，已開始朝建立自己獨特風格道路上邁進，有些還停在摸索的時期，目前他們的聲音並不算響亮，但如果能够繼續不斷的努力下去的話，在民國七十年左右必定能開出燦爛的花朵。在這些青年詩人羣裏，較值得注意的有許茂昌、羊子喬、牧尹、傅文正、陳坤崙、吳德亮、李男、林廣、陳寧貴、陳瘦桐、林興華、林清玄、楊子澗、陳家帶、陳黎、溫瑞安、周清嘯、方娥眞、王希成、南方雁、詹朝立、萬志爲、白靈、游喚、羅智成、向陽、秋聲、柯枝、楊澤、江湖白、林我信、楊亭、掌彬、劉資槐、湯振星、呂龍裔、張國立……等，其中近半數都已經出版過處女詩集，可謂當今三十歲以下詩人裏的中堅份子。他們在創作上的動向，是值得讀者注意的。

詩人，顧名思義，當是以寫詩爲主。而寫詩之外如果還要考營副業的話，那則以兼寫散文者爲最多，評論次之，戲劇又次之——如果詩劇算是戲劇中一種的話——至於兼寫小說的，可謂鳳毛麟角，少之又少。可是情況到了今天，已有些許不同，上述年輕詩人裏，兼寫小說者，大不乏人，有些還出版過小說集。民國五十幾年左右，是新詩向小說進軍的年代，許多小說家的作品中，都不知不覺的滲入了詩的筆法：到了今天，風氣爲之一變，小說當道，詩人的作品中，時時出現小說筆法。白靈就是其中寫詩並兼營小說的詩人。

白靈的詩齡不長，也不多產，但作品在質的方面，却有很優異的表現。他細膩的抒發個人一己之悲歡，也敏銳的探索他人生活之苦樂。他的作品，大多都以「情」爲出發點，也以「情」爲目的地。就像他在

「藏情」中所說的：

頭十年
它是我心之河流中的一座巨岩
每天，我花八萬六千四百秒磨它
磨——它。磨掉一點
就小心翼翼送到河口
跟它說再見
可是不行
我好疲倦

第二個十年
它是我心之廣大沙漠上的一株枯樹
從各個角落都可看到
它衰敗的姿勢
十二級風拔它，拔它不起
就呼來沙石蓋它埋它
可是不行
微風吹過就有一截小枝
露出

第三個十年
它已是我心之浩瀚空間下微小的一點
最強的陽光照它
花盡眼力找它
都猜不出，到底是一株草
還是一粒砂
我抖抖身子
長嘯數聲
向四面八方飛出
可是不行
我仍自那點
起飛

這首詩層層逼進，細細曲折，把詩人對「情」的執着，表達無遺。第一段以「巨岩」喻「情」，以示其堅；第二段以「枯樹」喻「情」，以示其生命再生能力之強；第三段「枯樹」化爲「草」、「巨岩」化爲「砂」，以草與砂喻「情」，以示其無所不在；眞可謂結構，層次分明。惜二段五六兩行轉折稍稍不順，如

改成

用十二級風拔它，拔它不起
於是呼喚沙石蓋它埋它

四下沉靜
沒有煩躁來胸中走動
妻端來兩盅清茶
熱氣在我們之間交談

則可與下面「可是不行」一行連成一氣，以盡轉折之妙。

白靈的情中，包含了小我與大我，城市與農村，工業與自然。小我者如「四月暑後」，寫小家庭夫妻的閒情：

將熱的天氣又轉涼
陽光重返雲上
我歸回小屋
妻憐惜我瘦削的身軀
爲我加添衣衫
攬鏡
鏡面竟似去秋
小憩過的荷塘，花盡之後
清凝我久違的靈魂

喜歡這樣的微涼

此詩寫天氣的變化，夫妻的感受，細緻而生動。詩人用「小屋」、「衣衫」以及「兩盅清茶」等外在的物象來串連並象徵人物內在的感情；用鏡面與花葉落盡的荷塘之喻，來暗示主述者忙亂過後的自省，戀愛的激情及世俗的瑣事皆已落盡。留下來的是妻子奉茶的「熱氣」與春天空氣的微涼。淡淡的筆下，含有豐富的情感。可謂化小說的閒散爲詩的濃郁。此詩在語言上十分淡雅宜人，自然流利，可謂成功非常。若論缺點，只有七八兩行鏡面荷塘之喻的字句安排不太妥當，如改成

鏡面似去秋小憩過的
荷塘，在花葉落盡之後

如此一來「鏡面」在排列上與「荷塘」平行對照，在視覺與意義上都可收相互爲喻之效。「竟」與「鏡」同音而微嫌重複，刪去「竟」之後，意思不變，但唸起來則順暢許多，毫不費力。「在花葉落盡之後」中的「在」字，可使句子變成倒裝補語，免去了像「鏡面似去秋小憩過的／花葉落盡後的荷塘」這樣囉嗦而又不討好的句法。加上「葉落」二字不但使語氣較順，同時也說明了荷塘只有在花葉同時落盡後，才會明亮如鏡。類似「四月暑後」的作品，還有一首叫「週末」，亦值得讀者注意。

「四月暑後」筆法是溫柔的，情境是小我的。「巨人——夜瞻　國父銅像」一詩的內容則與大我連成一體，於敦厚中顯露剛毅之氣：

仰首——
那人淨額微抬
成一種不變的姿態
宛如他是一顆星
永恆之星
而我是一泓潭
浸淫在他的清輝之下
他有多高在天上
就有多深在我潭中

此詩把對國父及國家的感情溶合在一泓潭水裏，語言簡潔而有力，比喻深刻而貼切，是一首含蓄不露的絕妙小詩。尤其是最後兩行，可謂全篇的警句，表達一片赤誠於毫不造做的靈妙技巧之中。值得喝采。像這種與國家民族有關的題材，十分難寫，一不小心，便易落入八股口號。白靈能成功的避免墮於俗套，實在不簡單。詩裏的語言雖然平易，但却運用得十分有技巧，像「宛如他是一顆星」的倒裝句法，唸起來就比「他宛如一顆星」來得有力。但是「我是一泓潭」的語調則嫌太過急促，如改成「我是潭水一泓」，「泓」剛好與「星」押韻，效果就會好得多。

白靈對自然十分愛好，對鄉土亦十分關切。他寫過好幾首關於爬山的詩，都不乏可誦之句。如「最初」一詩中回憶溪頭之遊的後半段

我們的心環繞它的神木
啊，就這樣唱起了
逼臨的不可泯滅的天籟
想起橋上你朦朧的臉容
想起我們初期的愛情
木瓜青澀在木瓜的樹上
星子站在北北的家鄉

其中「木瓜」兩句，音義皆美，實爲不可多得的妙筆。其他如「神木羣——拉拉山所見」，「阿里山巓」等詩，都有可觀之處。在「大甲溪」一詩裏，白靈表現出他對鄉土的熱愛：

煙水七十里，從無到有
每一珠水每一珠
都是痛苦的堅忍灼心的等待
向體內最深處，祈求
……
大甲溪大甲溪，諸山沉重的倒影
因你而流
山影奔流，溪水奔流
……
細細流入，細細注入
直到每一株樹每一株
都奔流着溪水的聲音

谷地醃浸三季……
夏天來時，溪水堅實地凝結
在最細最尾端的每一枝頭
堅實的凝結
（葡萄二十世紀梨還有水蜜桃）
大甲溪大甲溪，東勢一出
天下都舔含你的結晶

這首詩由溪水開始滙聚到成澗成溪，成爲大水奔流，一直又流入每一種植物「最細最尾端的每一枝頭」，結出甜蜜的果實來。其過程是每一個人成長的過程，也是每一個農夫辛苦的過程。白靈這首詩，想像豐富，節奏流暢，間架恢宏，氣勢浩大，如果能細細重新

經營每一個關節，當可成爲一首很好的「中型詩」。詩中把溪水與作物果樹緊緊串在一起的構想，十分突出成功，是本詩最大的特色。

近來詩壇吹起一陣「鄉土」流行風，造成許多言必鄉語必土的公式作品。寫出來的東西，想像力貧弱，組織力缺乏，毫無詩味，如同社會問卷或調查報告。而這些作品常假借「鄉土」爲擋箭牌，以爲只要題材選對，態度正確，作品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眞是浮淺可笑，不足以語詩。老實說，鄉土作品，在此流行風吹起之前，就有很多；相信在此流行風消失之後，仍會繼續；只有那些盲目跟隨流行的，或假借「鄉土」之名來謀求私利的，則註定會迅速消失，被埋藏在眞正的鄉土之下。

由於全民的努力，近年來臺灣地區已步上全面工業化的道路，城市快速發展，大都會也慢慢興起。在樂觀進步之餘，也出現了隨之而來的社會問題。都市的景觀與山林田園是大不相同的。白靈的「庭院」於鄉土之外，也表達了生活在都市的感受：

來趴下臉與草一同呼吸
這恐怕是大地少許可呼吸的皮膚了
其餘的像不像用硫酸潑過

若天空是桑葉
則高樓大厦就是一節節的蠶了
不信翻個身看看像不像
我是說你像不像試管中斜躺的侏儒

在這首詩裏，詩人以鄉土的眼光及意象來描寫都市的生活。高樓大厦食了天空，人們在公寓中有如試管內的侏儒。詩中的同情多於諷刺，批判裏透露着敦勸的誠意。語氣和緩溫文，比激烈的吶喊要來得感人。白靈在詩中放棄標點，以空格來指示節奏及頓挫的法則。這在十六行以內的小詩中，是可行的。不過第二段第二行似乎應該連成一氣而不空格，以便表示高樓與蠶的節節不斷。而最後一行中的「斜躺的侏儒」是全詩的警句，似乎應該單獨列成一行，以求醒目。

處理生活瑣碎細微，本適合用小說表達。要想把鬆散的日常經驗提昇至濃縮的詩歌經驗，則需要相當大的技巧與慧心。時下有許多人嚐試以平凡的生活入

詩，可惜多半是精神可嘉，成品太差，以平庸的手法寫平凡的題材得平淺的效果。不但算不上是詩，連及格的散文都够不上。白靈在這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而其中以「及時雨」最爲成功：

滿江的農墨自兩萬英尺的高空
瀉下，瀉——下
下到山頭丘陵盆地以及我家窗前却是
烏雲洶　湧
一似踢起煙塵千丈
奔騰在宣紙下端的
萬匹黑馬
遲遲不肯下凡

新店溪的血壓正低
水龍頭們在我洗澡的當頭忽然
氣喘，太太守候外門的消防車旁叫苦的
水呀水呀
而昨天還在山上的
青潭直潭翡翠谷
今天都坐在報紙上飛進屋來

一道金鞭猛地抽了我眼睛一下
窗外千里之遠的山上馬蹄雷動
瞬間便殺到我浴室的窗前
爲首的一匹，定睛看去
哎呀！好個宋江

詩後有註曰：「臺北地區連續兩個多月乾旱，雖偶有烏雲，但均未成雨，逼得主管當局宣佈自八月四日起分區供水。不料當天下午黑雲密佈，雷雨驟到，下了一場四十九公厘的大雨，乾旱遂解。」此詩妙在能把夏天常見的乾旱經驗提昇至藝術經驗。「烏雲」化做「濃墨」，「濃墨」在天的「宣紙」上奔馳有如「萬匹黑馬／遲遲不肯下凡」。然後閃電化做「金鞭」，雷聲化做蹄聲，大雨於是傾盆而下。白靈不但把乾旱遇雨的那種興奮寫的入木三分，同時還賦予其文化的深度。在詩的結尾他用了一個「水滸傳」的典故以外歸「及時雨」的宋江。來形容此次大雨，貼切靈妙非常。此一筆，有如畫龍之後的點睛，令人拍案。只可

惜第二段與第三段之間的轉折，沒有細加經營，如果此一小小缺點能獲改進，此詩可做處理日常生活題材的新詩典範。不過，小疵不掩大瑜，整體說來，此詩仍是佳作一首。

集內其他值得細品的尚有「訣」、「淡江寫生遇雨」、「假如」、「偷」、「老」、「新詩」……等篇，篇篇都顯示出白靈對生活對自然的情意及玄思；處處都於溫柔敦厚中，透露出清鮮活潑的趣味。當然他失敗的作品也不少，且多屬於先天失調的那種，並非三言兩語就可以糾正改善的。不過，詩寫壞了並不是一件罪大惡極的事，一個詩人從事創作多年，總有失手的時候。只要那些作品不致於對讀者產生不良的影響，苛責也就沒有必要。重要的是他能不能寫出優秀的作品，而這些作品能不能爲讀者所賞識。誠如白靈在「致讀者」一詩裏所說的：

這年代寫詩
彷彿在滿佈星辰的夜空
再安插一顆星

我們希望他能在未來的幾年，更加努力，把他的作品錘鍊得更完美更光燦，然後牢牢的嵌入「滿佈星辰的夜空」。

一個讀書的故事

亮軒　著

30元

書是人生錦囊，亮軒的故事是什麼錦囊妙計呢？請利用本刊後附之劃撥單，到離您最近的郵局去辦個手續就知道了！連手續費都不必付的——讀書就有這麼好！